

百年



中国儿童文学精品文丛

小说卷③

主编 张美妮 金燕玉

新世纪出版社



百年中国
儿童文学精品文丛

小说卷

. 3 .

张美妮 金燕玉 主编



新世纪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精品文丛. 小说卷(1~3)/张美妮,
金燕玉主编. —广州:新世纪出版社, 2001.3

ISBN 7-5405-2199-6

I. 百... II. ①张...②金...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作
品综合集—中国—现代②儿童文学—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
—现代 IV. I2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3082 号

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精品文丛

小说卷(1~3)

张美妮 金燕玉 主编

出版发行:新世纪出版社

(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码:510102)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广州市穗彩彩印厂

(广州市石溪富全街 18 号 邮码:510288)

规 格:850mm×1168mm 1/32 印张 33.25 字数 770 千

版 次: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5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7-5405-2199-6 / I·280

总 定 价:45.00 元(1~3 卷)

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

树叶小船儿	卢振中 / 1
蓝军越过防线	李建树 / 14
白色的塔	程 玮 / 28
上锁的抽屉	陈丹燕 / 34
遥遥黄河源	陈 丽 / 49
大江魂	董宏猷 / 61
阿黄的尾巴	(台湾)木 子 / 70
鬼 峡	左 泓 / 86
普莱维梯彻公司	夏有志 / 95
夏 雨	张之路 / 122
愉快教育	韩辉光 / 138
老K其人	吕清温 / 145
人家的奶奶	庞 敏 / 156
野鸽河谷	车培晶 / 167
真	张品成 / 180
骨钉船	董天柚 / 192
秋千上的鸚鵡	(台湾)李 潼 / 208
大脚怪轶事	李子玉 / 219
书香门第	金曾豪 / 228
最晚的晚报	毕淑敏 / 242
宝贝当家	秦文君 / 259
告别小妖	彭学军 / 309
中学生灵感	梅子涵 / 315



树叶小船儿

卢振中



天上飞着小燕子，地下跑着小兔子，一个个无忧无虑，快快乐乐。可我拖着条有残疾的腿，连步也迈不开。对它们，我真羡慕极了，时常一个人呆呆地望着它们幻想：小燕子呀，你能帮我长出灵巧的翅膀来吗？小兔子呀，你肯借我一条健壮的腿吗……

我们村的那些小淘气包们，半点儿也不理解我的痛苦，动不动拿我的腿寻开心。不知哪个嘎小子儿，竟挖空心思地编了一串“瘸子牵骡子，骡子驮茄子”的绕口令，当儿歌念。

我气哭了，他们却哈哈地笑。哼，说吧，早晚把舌头根子烂掉去。

一天中午，爸爸和娘去地里拾掇棉花。我在家里憋闷得慌，领着小弟弟来到村西小河边。

一群小光腚猴儿，在河里嬉耍着：先是把河坡撩上水，光屁股蛋儿坐在上面磨擦着，眨眼，崖坡变得好似一面溜溜光的镜片





儿。他们坐在上面打“嗤溜滑”。“刷——”一道黑影儿似的，赤条条的小身子从两丈多高的崖坡上飞下来，砸在河面上，“砰！”溅起一朵大水花。

小弟弟经不住这种引诱，乍撒开小胳膊，也要去试试身手。我怕他栽跟头，赶紧两手死死搂住他。可他半点儿不识香臭，竟打滚碰头闹开了。

我哄不了小弟弟，只好狠狠心，把头上那只发卡摘下来，给他玩。小弟弟立时破涕为笑了。

这只发卡可是我心上的宝贝。上面有一只蓝色的大蝴蝶，翅膀上的颗颗花斑，好似天上五颜六色的小星星。最外面还套着一圈圈金灿灿的铜环儿，名字也好听，叫什么竖琴式发卡。嘻嘻，竖琴式……

小弟弟觉得新鲜，小手使劲儿拽蝴蝶头上细钗的触角，还不住往空中抛着，没长全牙的嘴里喊着：“灰(飞)！”

这一下可真“灰”了，“竖琴式”一下子落在河坡上，驴打滚儿般滚到河里去了。小弟弟“哇”的一声哭开了。

几个小光腚猴儿在水里掉过头来：“喂，掉下什么来了？”

“琴……花(发)卡……伏(蝴)蝶……”小弟弟指着河下，急得不知如何是好。

他们被小弟弟这说不清楚的话，一时弄得莫名其妙，不由把目光一起转向我。

我半点儿不露声色，好像压根儿就没发生什么事一样。我知道，这些小小儿子心眼儿着哩，专爱幸灾乐祸。你丢的东西越稀罕，他们便越是开心惬意。我宁愿让河里那些鱼虾，去戴那个“竖琴式”，也不愿说出我丢了东西。

我正这样想着，“啦！”一团芊草抛上岸，几滴污泥溅到我新凉鞋上。我的目光投向河里，那只小泥手儿还扬在河面上，脑瓜



儿却钻进水里不见了。哼，真坏。

不知脏净的小弟弟，伸手抓起那团葎草。我正要喊他扔下，突然，里面有个明晃晃的东西一闪。噢，想不到竟是我那只宝贝“竖琴式”！

咳，我有些后悔，刚才我竟暗暗骂了人家哩。

太阳挂在西边的树丫上了，小小儿子们在河里玩累了，一个个爬上岸来。我赶紧领着小弟弟往家走。我怕他们哪一个舌头发痒了，又冲我念那牙碜人的绕口令。

我领着小弟弟下了河崖，穿过树林，走在铺满青草的小路上。忽然听到身后有动静，接着传来“哧哧”的笑声。回头一看，我身后竟出现了一队“小癞子”。这些小泥猴儿，全都模仿着我的样子，一歪一斜地走着路。我快走，他们快走；我慢走，他们也慢走，就像我的一串影子。我一时又羞又恼，泪水顿时盈满了眼窝。

“都滚开！闲得难受，叫狗撵着玩去！”身后猛地响起炸雷似的一声吼。我回头一看，原来是住在村中央老槐树下的小井子，正从树林那边，一阵风儿旋过来。他平时像小闺女一样安静，这会儿圆瞪着眼睛，挥动着拳头，变成了一头吃人的小老虎哩。

这一群调皮鬼，还真被小井子唬住了。也许正如大人们所说的理屈词穷吧，竟一个个扮着鬼脸儿，霎时没影儿了。

那只“竖琴式”，莫非也是他给捞上来的吧？我望着小井子的背影，心里涌出一阵热浪，汪在眼窝里的泪水，一滴一滴悄悄落下来……

这年秋天，我上学了，正巧跟小井子分在一张桌子上。小井子文文静静，说起话来慢言细语，那样子倒像个小闺女。我俩也学着别的同学那样，课桌中间用白粉笔画一道“三八线”，为的是摆样子，我俩也是男女界限分明，可从来不曾为“边界问题”发



生过一次冲突。到了晚上,小井子便到我家写作业。他家里人多不安静。他数学好,算题又快又准;我喜欢学语文,读起课文像炒豆儿,字也写得挺不错。这样,小井子帮我数学,我帮他语文。

有一天晚上,小井子在我家写完作业,正要回家去睡觉,他娘来到了我家。原来,小井子的姥姥来了。家里睡不开,要领着他到才盖起新房的“万元户”雨大娘家借宿。我一听,急忙说:“大婶,就让小井子睡在我家吧。我家炕大,爸爸又没在家。”

我娘和小井子的娘,当然也很愿意这样做。于是,我娘揽着小弟弟,睡在炕外面的一个被窝里。我和小井子睡在炕里面的一个被窝里。我头朝炕头,他头朝炕尾,脚丫蹬着脚丫儿打通腿睡。

我睡下了,可一伸腿儿,被窝里没有人。我赶紧坐起来。原来,小井子躺在被窝头上,刺猬似的缩成一团,压根儿没伸腿儿。嘻嘻,这个小井子真有意思,干吗不伸开腿呀,谁把你那小脚趾头,咬下一个去嘛……

到了星期天,我俩便背上小草筐,拿上小镰刀,一块儿到小河边砍草。河崖上的草,像铺在地上的绿毯子。不大会儿便砍满了一小筐。

我们尽情地玩耍。他爱给我玩他那只装有炮塔的铁壳小军舰,我教他踢毽子。起初,他不愿意学,说这是小闺女儿干的事。我说:“什么闺女小子的,哪里分得这么清。学!”我便给他做起示范。当然,一个腿有毛病的小姑娘踢起毽子,那动作的可笑,你是很容易想象得到的。小井子却一丝儿不笑,非常认真地模仿着。

小井子的腿,别看跑起来野兔似的快,踢毽子却不行,像根木橛儿,直橛橛不打弯儿。我便在树枝上拴条线,让毽子垂荡在半空,供他练习弯腿。小井子浑身累出了汗,也没踢够五个毽儿。





看到他这个受罪劲,我忍俊不禁,“咯咯咯咯”嬉笑起来。

当我们读到小学四年级的时候,有一天,小井子突然告诉我,明天他就要到姥姥家去住了。因为他姥姥只有孤单单一个人过日子。她要小井子去做伴儿;再就是姥姥村大,老师教得好,村里孩子念出书来的多。

小井子把这事儿一说,我一下子愣住了,一时不知是应该高兴,还是难过。小井子见我这表情,眼圈儿也跟着红了。

我俩久久沉默着。小井子从兜里,又掏出了那只装有炮塔的铁壳小军舰,作为临别的礼物,赠送给我。

我当然不能白接受人家的礼物,也得送一件东西给他。可我有什么好送的呢?哦,我忽然想起了那只竖琴式蝴蝶发卡。

我马上下命令似的说:“小井子,闭上眼睛,伸出手来!”

小井子照我的话做了。我把那个“竖琴式”从头上摘下来,轻轻放在他的手心里。然后,悄手蹑脚在一棵大椿树后隐藏起来。

小井子听不到我的一点儿声息,便慢慢地睁开了眼睛。

我从大树后探出头,望着小井子,心里说不出是啥滋味儿。小井子留着小平头,不要说扎小辫儿,连个日本式娃娃头也梳不成。我真傻,送个发卡,让一个小小子儿派什么用场?!

不料,小井子却爱不释手,然后,小心翼翼地把它别在海军衫里面。

小井子走了,我的桌上少了一个人。我的心里也空荡荡的,仿佛被掏空了半边。

在一个星期天,我背上小草筐,来到我和小井子常来砍草的小河边。

小井子姥姥村,就在这条银亮亮的小河西岸,站在河堤上,就能望见村里的烟囱冒烟儿。只是那座大砖桥,远远架在北面,





绕圈儿走，有好几里。

我一边砍着草，一边不住地朝小河那岸望。

啊咦，西边的河岸上，真的有一个小男孩，手里拿着小锄儿，正朝这边望哩。不错，真是他，小井子。

小井子也看到了我，小锄把儿往大树上一倚，跑下河堤。

小井子一手举着衣裳，从河里晃过来。

我又看见了那只“竖琴式”，它仍然别在那件画着蓝道儿的海军衫里面。

可是，他送我的那只装炮塔的铁壳小军舰，我却没带在身边。

小井子告诉我，他和姥姥的“口粮地”，就在他放小锄的河堤下。地里种了玉米，行间穿种了绿豆。姥姥上了年纪，星期天，他须帮她做些地里活。

从此，每个星期天，我都到小河边砍草。小井子干完了活，便从小河里晃过来。我俩紧挨着坐在河边上，把脚伸进水里，一边洗脚丫儿，一边谈论着这一周学过的功课。然后，去捉蝈蝈，抓知了，讲着有趣儿的放事。

小河的水，多清多亮啊，连腿上的小毛孔，都看得真真切切。

“哟，不好了，谁在我脚心挠痒儿！”我尖声喊叫起来。

“可真是，我的脚丫儿，也好像被什么啃了一下，是鱼吧！”小井子也嬉笑着。

我俩高兴地用脚掌拍着水。顿时，水溅湿了全身。

一群鱼儿被惊动了，从水草下游出来，蹦跳着戏着水花。我采下几片椿树叶儿撒在水面上，鱼儿立即围上来，憨态可掬地和树叶儿喋喋着。我的手对准树叶下的一条小鱼，“刷”的抓下去。鱼儿银白色的尾巴“啪”的一甩。顿时，一条鱼儿也不见了。



河面上，只剩下了那几片椿叶儿，两头尖尖，四边翘起，在轻轻浮动着。

“小船，小船，树叶小船儿！”小井子高兴地喊叫起来。咦，别看他不那么喜爱文学，可想象力还挺丰富哩。这树叶的形状，真的非常像小船儿。

一只只树叶小船儿，在河面上荡漾着，旋转着；然后，掉转船头，向下游驶去，驶去，一直驶向小河尽头，驶向无边的大海洋。

听说世界上有个小人国，如果他们住在大海边，那些枣核儿般的小人儿，一定会乘上这只只精巧别致的树叶小船儿，乘风破浪远渡重洋，开始自己的航海史。他们能猜出这批小船儿，是谁无偿馈赠给他们的吗……

有时，我俩也谈起未来。小井子总是说，他长大了要去当海军，开着大军舰，巡视祖国海疆。我终于明白，他为什么那么喜爱那只装有炮塔的铁壳小军舰了。

我羡慕小男孩儿，长大了，海阔天空任凭腾跃驰骋。做一个女孩儿多么不好，就像被缚了翅的小鸟儿，这也受到限制，那也遭到约束。

小井子问我，长大了去干什么。我说：我还没想到将来干什么。我的腿不好，长大了能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反正不能吃白饭。

我这么一说，小井子立刻惊异地睁大眼睛，对我望着。好大一会儿，他眨动着两只熟透了葡萄般的眼睛说：“你怎么这么没有志气。小鸽子——你语文好，将来可以当作家。”

这个小井子真是异想天开，他一定是昨天晚上看了作家授奖大会的电视，今天就想到让我当作家了。

我的确喜欢学语文，爱看小说童话，爱听人讲故事，已经学会了写作文。不过，当作家这么伟大的事，我可从来没敢想过。

我急忙摇摇头：“写书？那可不像喝凉粉儿那么容易哩！”



“哎呀，这有什么难的。你没听大人说嘛，诌书编戏出洋相的秧歌。书，就是诌出来的。”嘿嘿，没想到，小井子连写书的事儿都知道哩。

“那你长大了，别当海军了，也诌书吧。”我笑着说。

“我可不行，腿跟小杠子一样，没半点毛病。这样的人坐不住身子，写不成书。”

“哟，照你说只有腿不好的人，才能写书啦！”我睁大眼睛问。

“那还用说，昨天电视里，你没见一个全身瘫痪的作家叔叔，被人抬着上台领奖吗？老师说，以前苏联的一个大作家也是瘫痪，躺在床上写了一本炼铁的书……”

我忍不住“哧”的笑出声：“胡诌，人家那是小说，书名叫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。”

“对对，身体瘫痪，我说得不错吧！”小井子显出得意的样子。

“啊呀，这可好啦——原来腿不好的人，可以当作家！”我像突然明白了什么，高兴的一下子跳起来，真的扭动着两腿走过来。这时，我倒担心我的两条腿，一下子不瘸了哩！

可是，我马上又坐下了：“还是不行，你忘了，这些作家都是男的哩。”

小井子见我又打退堂鼓，脸蛋儿立刻变得母鸡下蛋般的绯红。他歪着脑瓜子想了一下：“哼，女作家更多。咱德州就出了两个女作家，一个叫邓友梅，一个叫刘真。你听这名字，就是女的。”

我心里暗暗在笑，听人说邓友梅长着大胡子哩，世界上竟有这样的女作家？可我嘴里什么也没说。

“刘真写了一本《长长的流水》，就写紧靠德州那条大运河边上的孩子，可好哩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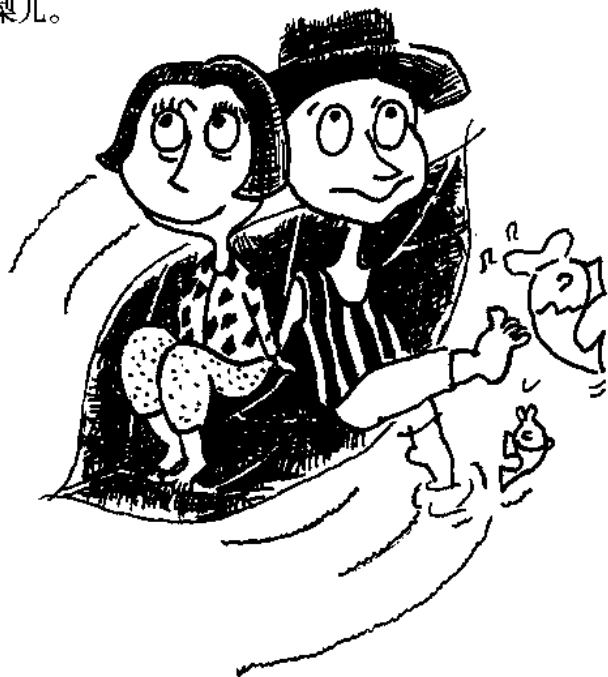


小井子说着，两眼望着面前的马颊河，仿佛在寻找着什么。

一会儿，他收回了视线，把脸转向我，眉飞色舞地说：“刘真写大运河，小鸽子，你就写咱家乡这条美丽的马颊河，写河面上荡漾着的，这只只树叶小船儿。”

经小井子这么一说，我真的有些动心了：我腿不好，又是女的，看来真是当作家的材料了。我脆生生地说：“好，我先当作家试试。我写不出书来，你帮一把，可别一边摇着扇子，光顾自个儿凉快！”

这一下，小井子满意了，撒起欢儿蹿上河堤，给我采回一大捧杜梨儿。



我所盼望的又一个星期天来到了。吃过早饭，我背上小草筐，急急来到小河边。浓雾弥漫着，天地间一片乳白，仿佛这马颊





河水，一夜间溢出了河床，涨满了整个世界。望不到根梢的树中，朦胧着，浮游着，时隐时现。浓雾中传来清脆的鞭响驴牛叫。哪个村里的扩音喇叭，正播放出女歌唱家朱明瑛那甜美悦耳的《童年》。我一时好似在天上，又好似在人间。

我急忙砍着满是露珠的草。等砍满了筐，我就等小井子锄完了地，好一块儿玩儿。我要告诉他一个好消息，虽然好几个星期过去了，我还没当成作家，可我的作文写得比以前好多了，老师还说我有写作天才。前几天，在全县小学生作文竞赛中，我竟得了一等奖哩！

我一直等到快晌午了，小井子才从河里游过来。当我把那好消息向他一说，他竟木木地坐在那里，不错眼珠儿望着我，半点儿没出声。

好大一会儿，他才显出惊讶的神情：“啊，一等奖——我说你将来能当作家吧！你作文里写了些什么呀？”

我把那篇作文，从兜里掏出来，递给他。他埋下头，急忙看起来。

我两眼凝视着潺潺流动的小河水，心也随着波浪，流向那遥远的大海，好像我也变成了小人国的一个公民，在乘着树叶小船儿，远涉重洋……

“啊，写得太棒了！枣核般的小洋人儿，坐在我俩赠送的树叶小船儿上，乘风破浪遨游在大西洋上……”

小井子的喊声，把我从遐想中拉了回来。原来，我哪里去飘洋过海，仍然像往常一样坐在河岸上。我连这眼前的小河，还从没下去过一次哩。我的鼻子竟有些酸楚。

小井子看出了我的心思，赶紧避开我的目光。那神情，仿佛做下了什么对不住我的事。

许久，他缓缓地说：“小鸽子，你长这么大了，连咱这条马颊



河也没下过——你也真该下到河里玩玩儿。”

“我连只树叶小船儿都没有，怎么能下河？”我显出难为情的样子。

小井子又不说话了，一只手直挠后脑勺儿。突然，他眨动着眼睛，大声说：“小鸽子，你怕不怕水？”

我从没下过河，还不知道对水是该怕，还是不该怕。可我望了一眼明镜般的小河，觉得它是那么温柔，那么可爱。便壮着胆子说：“我一点儿不怕！”

于是，我紧站在水边，脱下了套在外面的长裤褂。

小井子拿起我的长裤，放在水里浸湿。然后，他用绳子扎紧两只裤脚，两手撑开裤腰口，迎着风猛地一抡，就势“啪”的摠在水里，赶紧拿绳把裤腰口扎住。兜满空气的裤子，凸凸地浮在河面上。就像变魔术一般，我眼前出现一只有着两条腿儿的小汽船。

小井子告诉我，这玩艺儿叫“水老牛”。嘿，他可真有办法啊！

我骑在“水老牛”上，小井子在背后鳊着水，一边用手推着“水老牛”。我俩在河里尽情玩耍着。

我第一次下到家乡的小河里，就好像投入到陌生的母亲的怀抱。这冷冷的水，这绿丝般颤动的水草，这斑驳迷离的树影……我惬意极了，心几乎从胸膛里蹦出来。

“水老牛”把我大半个身子驮出水面。我们悠然自在地向对岸游着。我被搅起的波浪撞击着，身上痒痒的，心里痒痒的，手拍着水，脚丫儿拼命乱扑腾，嘴里“嘎嘎”地大声傻笑着，简直有些得意忘形了。

“水老牛”也高兴地撒起欢儿，一会儿沉到水下，一会儿又跃出河面，还不断发出“咕咕”的叫声。

我和小井子正玩得兴高采烈，从哪里发出“嗤——”的一声





响。我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,“水老牛”又变魔术般倏地不见了。我身子一仄斜,眼前顿时一片昏黄。我的身子沉到了水下。

我一时心慌意乱,手脚乱抓乱挠。很快,我被小井子托出了水面。

“不要慌!”小井子喊了一声,推着我向岸上游去。

起初,我们在水里游得很快;接着,越来越慢了。后来,小井子有时竟撒开了我。我一次次沉入水下,又一次次被托上来。我们前进得越来越困难了。

终于,我们快游到河边上了。突然,我猛地被小井子往前推了一把,脑瓜儿随着溅起的水波一翘,模模糊糊看到水面上有一缕枝条,我一伸手抓住了,拽着一棵歪身子小柳树,慢慢爬上了岸。

可是,小井子还在离岸一丈多远的水中,两手舞扎着,脑瓜儿在水面上一沉一浮,再也难以靠岸一步。

“小井子!”我大声喊叫着,一边向四处望着,可是,不见一个人影。我急得抓耳挠腮,不知如何是好。

这时,我猛然看见小井子吊在锄把上的裤子,不由灵机一动,飞快地跑过去,抓下裤子。我也学着小井子刚才那样子,把裤子浸湿,将下头绳儿,扎紧裤脚、裤腰口。啊,我竟然也做成了一只“水老牛”!可就是肚子瘪瘪的,像是八天没吃草。我可顾不上这些了,一下子把它抛到河里。“水老牛”驮着小井子,终于晃到了岸边。我俩小身子趴在草地上,脸冲着脸儿。难受起来,就咧开嘴,“哇哇”的往外呕着水。足有一节课时间,我俩才从地上爬起来。

那么腼腆的小井子,突然一下子搂抱起我,可马上像被蝎子螫着一样,“咚”的跳开了。他远远地望着我,好大会儿,喃喃地说:“小鸽子,你真行,也会做‘水老牛’!”



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，望着小井子那张蜡黄的脸，那双网着血丝的眼睛，我扭过头去“哇”的一声哭开了。

小井子被弄得不知所措，甩动着两条小胳膊：“唔，别哭，别哭……哭什么呢？”

我是在哭我自己呀！哭我这只羽翼有残疾的小鸟儿，到多会儿才能从家乡这条小河上飞起来……

（原载《儿童文学》1984年第11期）



作者 卢振中

（1942— ）山东陵县人。曾应征入伍，后做过武装干部、新闻报道等工作。1980年后专事儿童文学创作，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《马戏团轶事——卢振中作品选》、《叉鱼——卢振中儿童短篇小说集》，长篇小说《绿太阳，红月亮》、《“阿高斯”失踪之谜》等。

